舊唐書/卷1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劉晏　第五琦　班宏　班紹　李巽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二十四
列傳第七十四　薛嵩　令狐彰　田神功　侯希逸　李正己

► 張鎰　劉從一　蕭復　柳渾

薛嵩

薛嵩，絳州萬泉人。祖仁貴，高宗朝名將，封平陽郡公。父楚玉，為范陽、平盧節度使。嵩少以門廕，落拓不事家產，有膂力，善騎射，不知書。自天下兵起，束身戎伍，委質逆徒。廣德元年，東都平，時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，遣仆固懷恩東收河朔。嵩為賊守相州，聞賊朝義兵潰，王師至，嵩惶惑迎拜於懷恩馬前，懷恩釋之，令守舊職。時懷恩二心已萌。懷恩平河朔旋，乃奏嵩及田承嗣、張忠誌、李懷仙分理河北道；詔遂以嵩為相州刺史，充相、衛、洺、邢等州節度觀察使，承嗣鎮魏州，忠誌鎮恆州，懷仙鎮幽州，各據數州之地。時多事之後，姑欲安人，遂以重寄委嵩。嵩感恩奉職，數年間，管內粗理，累遷檢校右僕射。大歷八年正月卒。詔遣弟崿知留後，累加崿太子少師。大歷十年正月丁酉，昭義軍兵馬使裴誌清盜所將兵逐崿，舉眾歸田承嗣以叛。崿奔於洺州，上表乞入朝，許之。至京，素服於銀臺門待罪，詔釋之。

嵩子平，年十二，為磁州刺史。嵩卒，軍吏欲用河北故事，脅平知留後務，平偽許之，讓於叔父崿，一夕以喪歸。及免喪，累授右衛將軍，在南衙凡三十年。宰相杜黃裳深器之，薦為汝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，理有能名。元和七年，淮西用兵，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、滑州刺史、鄭滑節度觀察等使，累有戰功。滑州城西距黃河二里，每歲常為水患。平詢訪得古河道，接衛州黎陽縣界。平率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同上聞，開古河南北長十四里，決舊河以分水勢，滑人遂無水患。居鎮六年，入為左金吾大將軍。未幾，

復為鄭滑節度觀察使。及平李師道，朝廷以東平十二州析為三道，以淄、青、齊、登、萊五州為平盧軍，以平為節度、觀察等使，仍押新羅、渤海兩蕃使。

長慶元年，幽鎮叛，杜叔良統橫海全軍討伐不勝，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。棣州為賊所窘，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州，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。居數月，刺史王稷饋給稍薄，兵士怨怒，叔佐不能戢，宵潰而歸。仍推突將馬狼兒為帥，行及青城鎮，劫鎮將李自勸，並其眾；次至博昌鎮，復劫其鎮兵，共得七千余人，徑逼青州城。城中兵士不敵，平悉府庫並家財募二千精卒，逆擊之，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，賊眾惶惑反顧，因大敗。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，余黨降，稍後者斬於鞠場。明日，狼兒亦就擒戮，脅從者放歸田裏。詔加右僕射，進封魏國公，由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略。

在鎮六周歲，兵甲完利，井賦均一。至是入覲，百姓遮道乞留，數日乃得出。時人以為近日節制，罕有其比。寶歷元年，歸朝，進加檢校左僕射、兼戶部尚書。逾月，復檢校司空，兼河中絳隰節度觀察等使。大和二年，復以晉州，慈州隸河中，益兵三千人，加平檢校司徒。在河中凡六年，召拜太子太保。明年，上疏乞老，以司徒致仕，居一年卒，冊贈太傅。嵩族子雄，初為嵩屬吏，知衛州事，嵩歿，特詔授衛州刺史。魏博節度田承嗣誘為亂，雄不從，承嗣遣刺客盜殺之。

令狐彰

令狐彰，京兆富平人也。遠祖自燉煌徙家焉，代有冠冕。父溳，天寶中任鄧州錄事參軍，以清白聞，本道采訪使宋鼎引為判官。初任范陽縣尉，通幽州人女，生彰，及秩滿，留彰於母氏，彰遂少長范陽。倜儻有膽氣，涉獵書傳，粗知文義，善弓矢，乃策名從軍，事安祿山。天福中，以軍功累遷至左衛員外郎將。

安祿山叛逆，以本官隨賊黨張通儒赴京師，通儒偽署為城內左街使。王師收復二京，隨通儒等遁走河朔，又陷逆賊史思明，偽署為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，令統數千兵戍滑臺。彰感激忠義，思立名節，乃潛謀歸順。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，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，俾乘夜涉河，達表奏於萬定，請以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，萬定以聞。自祿山構逆，為賊守者，未有舉州向化，肅宗得彰表，大悅，賜書慰勞。時彰移鎮杏園渡，遂為思明所疑，思明乃遣所親薛岌統精卒圍杏園攻之。彰乃明示三軍，曉以逆順，眾心感附，鹹悉力為用。與賊兵戰，大破之，潰圍而出，遂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隨萬定入朝。肅宗深獎之，禮甚優厚，賜甲第一區、名馬數匹，並帷帳什器頗盛，拜御史中丞，兼滑州刺史、

滑毫魏博等六州節度，仍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鎮滑州，委平殘寇。及史朝義滅，遷御史大夫，封霍國公，尋加檢校工部尚書。未幾，檢校右僕射，余並如故。

彰在職，風化大行。滑州瘡痍未復，城邑為墟，彰以身勵下，一誌農戰，內檢軍戎，外牧黎庶，法令嚴酷，人不敢犯。數年間，田疇大辟，庫藏充積，歲奉王稅及修貢獻，未嘗暫闕。時犬戎犯邊，征兵防秋。彰遣屬吏部統營伍，自滑至京之西郊，向二千餘里，甲士三千人，率自資糧，所過州縣，路次供擬，皆讓而不受，經閭裏不犯秋毫，識者稱之。然性識猜阻，人有忤意，不加省察，輒至斃踣，此其短也。臨終，手疏辭表，誡子以忠孝守節，又舉能自代。表曰：

臣自事陛下，得備藩守，受恩則重，效節未終，長辭聖朝，痛入心骨，臣誠哀懇，頓首頓首。臣受性剛拙，亦能包含。頃因魚朝恩將掠亳州，遂與臣結怨，當其縱暴，臣不敢入朝，專聽天誅，即欲奔謁。及魚朝恩死，即臣屬疾苦，又遭家艱，力微眼暗，行動須人，拜舞不能，數月有闕。欲請替辭退，即日望稍瘳，冀得康強，榮歸朝覲。自冬末舊疾益重，瘡腫又生，氣息奄奄，遂期殞歿。不遂一朝天闕，一拜龍顏，臣禮不終，忠誠莫展，臣之大罪，下慚先代，仰愧聖朝。臣竭誠事上，誓立大節，天地神明，實知臣心。心不遂行，言發自痛。當使倉糧錢絹羊馬牛畜一切已上，並先有部署；三軍兵士，州縣官吏等，各恭舊職，祗待聖恩。臣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及工部尚書李勉，知識忠貞，堪委大事，伏願陛下速令檢校，上副聖心。臣男建等，性不為非，行亦近道，今勒歸東都私第，使他年為臣報國，下慰幽魂。臨歿昏亂，伏表哀咽。

上覽表，嗟悼久之。特下詔褒美曰：

中衛社稷，外修疆事，合於一體，以靖庶邦，其在有終，謂之不朽。觀前代文武通賢，有匡時戡難，撻於大化，不忘時君，未嘗不嘉尚而流嘆也。今有忠烈之臣彰，剛直形外，純和積中，本於孝敬，輔以才略，統制藩閫，服勞王家。往以母老，躬於就養，豈不戀闕，以茲曠年。及苴麻在艱，優諭權奪，踴絕傷足，淚盡喪明，入覲之期，良願莫遂。想其風彩，久軫顧懷，遽見淪沒，用深追悼。嗟乎！方疾之時，以情自疏，無所有隱，見之於詞。復節守常，條上軍簿，請擇良帥，命於中朝。乃令遺胤，爰歸東洛，教忠以報國，約禮以居喪。古人所謂生不交利，死不屬其子，夫豈遠哉！節概誠亮，高絕無鄰，喟然感傷，鑒寐增慟。有以見東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誌，用嘉其休，可以垂範，宣付史館，式昭名臣。

子建、運、通。

子 建

建，大歷四年十二月，彰遣入朝，特加兼御史中丞，歸滑州。及彰卒，滑三軍逼奪情禮，建守死不從，舉家歸京師。服闋，累轉至右龍虎軍使。德宗以涇原兵亂，出幸奉天，建方教射於軍中，遂以四百人隨駕為後殿。至奏天，以建為行在中軍鼓角使。幸梁州，轉行在右廂兵馬使、右羽林大將軍、兼御史大夫。興元元年六月，加檢校左散騎常侍、行在都知兵馬使、左神武大將軍。建妻李氏，恆帥寶臣女也，建惡，將棄之，乃誣與傭教生邢士倫奸通。建召士倫榜殺之，因逐其妻。士倫母聞，不勝其痛，卒。李氏奏請按劾，詔令三司詰之。李氏及奴婢款證，被誣頗明白，建方自首伏。建會赦免坐。德宗詔曰：「子育黎元，未能禁暴，在予之責，用軫於懷。宜輟常膳五百千文，充葬士倫母子。其父既衰耄，至無所歸，良深矜念，委京兆尹厚加存恤。」貞元四年七月，以前官為右領軍大將軍。五年三月，以專殺不辜，德宗念舊勛，特容貸之；復陳訴，詞甚虛罔，遂貶旋州別駕同正，卒於貶所。貞元六年九月，贈右領軍大將軍。十年，贈揚州大都督。

子 運

運為東都留守將，逐賊出郊，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，杜亞以運豪家子，意其為之，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同鞫其事。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，必不為盜，抗請不按。亞不聽，而怒斥逐員等，令親事將武金鞫之。金笞箠運從者十余人，一人笞死，九人不勝考掠自誣，竟無贓狀。亞具以聞，請流運於嶺表。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、刑部員外崔從質、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運獄，既竟，明運跡非行盜，以曾捕掠人於家，配流歸州。武金肆虐作威，教人通款，配流建州。後歲餘，齊抗捕得劫轉運絹賊郭鵠、硃瞿曇等七人及贓絹，詔令杜亞與留臺同劾之，皆首伏。然終不原運，運死於歸州，眾冤之。

子 通

通，元和中，宰相李吉甫奏曰：「臣伏見代宗朝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臨終上表，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，遣諸子隨表歸闕。代宗以彰遺表宣示百僚，當時在位者聞之，無不感嘆。今有次子通在。臣每感彰同進河朔諸鎮，付子傳孫，無不燻灼數代；唯彰忠義感激，奉國忘家，遣子入朝，以土地歸於先帝。貞元中，長子建坐事死於施州，幼子運亦無罪流於歸州，欲使忠義之人，何所激勸？今通幸存，得遇明聖，伏乞陛下召之與語，如堪用，

望垂獎錄。」憲宗念彰之忠，即授通贊善大夫，出為宿州刺史。時討淮、蔡，用為泗州刺史。歲中改壽州團練使、檢校御史中丞。每與賊戰，必虛張虜獲，得賊數人，即為露布上之。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；如有敗衄，即不敢上聞。後為賊所攻，境上城柵並陷，通走固州城，閉壁不出。憲宗遣李文通往宣慰，度其將至，遂令代通，貶為昭州司戶，移撫州司馬。十四年，征為右衛將軍，制下，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，言通前刺壽州失律，不宜遽加獎任。憲宗令宰相宣喻門下，言通父有功於國，不宜逐棄其子，制命方行。歲餘，出為淄州刺史。長慶初，入為左衛大將軍，卒。

田神功

田神功，冀州人也，。家本微賤。天寶末，為縣裏胥，會河朔兵興，從事幽、薊。上元元年，為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，兼鴻臚卿，於鄭州破賊四千余眾，生擒逆賊大將四人，牛馬器械不可勝數。尋為鄧景山所引，至揚州，大掠百姓商人資產，郡內比屋發掘略遍，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。二年二月，生擒逆賊劉展，送於闕下。以擒展功，累遷檢校工部尚書、兼御史大夫、汴宋等八州節度使。大歷三年三月，朝京師，獻馬十匹、金銀器五十件、繒彩一萬匹。時郭子儀入朝，請宴宰臣等於私第，神功效其請，亦以許之。尋加檢校右僕射，赴尚書省視事，特詔宰臣已下百官送上，仍加知省事以寵之。神功忠樸幹勇，當時所稱。八年冬，復覲闕廷，遘疾，信宿而終。上悼惜，為之徹樂，廢朝三日；贈司徒，賻絹一千匹、布五百端；特許百官吊喪，賜屏風茵褥於靈座，並賜千僧齋以追福，至德已來，將帥不兼三事者，哀榮無比。

弟神玉，自曹州刺史權汴州留後。大歷十年正月，加檢校兵部郎中、兼御史中丞，為汴州刺史，知汴州節度觀察留後事並河陽、澤潞等兵馬，直據淇門，會李承昭討魏博田承嗣。十一年卒，詔滑州李勉代之。

侯希逸

侯希逸，平盧人也。少習武藝。天寶末，安祿山反，署其腹心徐歸道為平盧節度。希逸時為平盧裨將，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誌襲殺歸道，使以聞，詔以玄誌為平盧節度使。乾元元年冬，玄誌病卒，軍人共推立希逸為平盧軍使，朝廷因授節度使。既數為賊所迫，希逸率勵將士，累破賊徒向潤客、李懷仙等。既淹歲月，且無救援，又為奚虜所侵，希逸拔其軍二萬余人，且行且戰，遂達於青州。會田神功、能元皓於兗州，青州遂陷於希逸，詔就加希逸為平盧、淄青節度使。自是迄今，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也。

希逸初領淄青，甚著聲稱，理兵務農，遠近美之。寶應元年，與諸節度同討襲史朝義，平之，加檢校工部尚書，賜實封，圖形淩煙閣。以私艱去職。大歷十一年九月，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、上柱國，封淮陽郡王。後漸縱恣，政事怠惰，尤崇奉釋教，且好畋遊，興功創寺宇，軍州苦之。永泰元年，因與巫者夜宿於城外，軍士乃閉之不納。希逸奔歸朝廷，拜檢校右僕射，久之，加知省事，遷司空。詔出而卒，廢朝三日，贈太保。

李正己

李正己，高麗人也。本名懷玉，生於平盧。乾元元年，平盧節度使王玄誌卒，會有敕遣使來存問，懷玉恐玄誌子為節度，遂殺之，與軍人共推立侯希逸為軍帥。希逸母即懷玉姑也。後與希逸同至青州，累至折沖將軍，驍健有勇力。寶應中，眾軍討史朝義，至鄭州。回紇方強暴恣橫，諸節度皆下之，正己時為軍候，獨欲以氣吞之。因與其角逐，眾軍聚觀，約曰：「後者批之。」既逐而先，正己擒其領而批其背，回紇尿液俱下，眾軍呼笑，虜慚，由是不敢為暴。

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，用為兵馬使。正己沈毅得眾心，希逸因事解其職，軍中皆言其非罪，不當廢。會軍人逐希逸，希逸奔走，遂立正己為帥，朝廷因授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、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、檢校工部尚書、兼御史大夫、青州刺史，賜今名。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，封饒陽郡王。大歷十一年十月，檢校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十三年，請入屬籍，從之。為政嚴酷，所在不敢偶語。初有淄、青、齊、海、登、萊、沂、蜜、德、棣等州之地，與田承嗣、令狐彰、薛嵩、李寶臣、梁崇義更相影響。大歷中，薛嵩死，及李靈曜之亂，諸道共攻其地，得者為己邑，正己復得曹、濮、徐、兗、鄆，共十有五州，內視同列，貨市渤海名馬，歲歲不絕。法令齊一，賦稅均輕，最稱強大。嘗攻田承嗣，威震鄰辭。歷檢校司空、左僕射、兼御史大夫，加平章事、太子太保、司徒。

後自青州徙居鄆州，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。建中後，畏懼朝廷，多不自安。聞將築汴州，乃移兵屯濟陰，晝夜教習為備。河南騷然，天下為憂，羽檄馳走，征兵以益備。又於徐州增兵，以扼江淮，於是運輸為之改道。未幾，發疽卒，時年四十九。子納擅總兵政，秘之數月，乃發喪。納阻兵，興元元年四月，歸順，方贈正己太尉。

納少時，正己遣將兵備秋，代宗召見，嘉之，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、兼侍御史，賜紫金

魚袋。歷檢校倉部郎中，兼總父兵，奏署淄州刺史。正己將兵擊田承嗣，奏署節度觀察留後。尋遷青州刺史，又奏署行軍司馬，兼曹州刺史、曹濮徐兗沂海留後，又加御史大夫。

建中初，正己、田悅、梁崇義、張惟嶽皆反。二年，正己卒，納秘喪，統父眾，仍復為亂。比會悅於濮陽，遣大將衛俊將兵一千救悅，為河東節度使馬燧敗於洹水，殺傷殆盡。詔諸軍誅之，納從叔父洧以徐州，李士真以德州，及棣州李長卿，皆以州歸順。納以彭城險厄，又怒洧背宗，乃悉兵圍之。詔宣武軍節度劉洽與諸軍救之，大敗納兵於城下。後將兵於濮陽，洽攻破其城外。納自城上見洽，涕泣悔罪，遣判官房說以其弟經、男成務朝京師，請因洽從順。會中使宋鳳朝見之，謂納計蹙，欲誅破之以為己功，奏請無舍，上乃械說等系禁中。納遂歸鄆州，復與李希烈、硃滔、王武俊、田悅合謀皆反，偽稱齊王，建置百官。及興元之降罪己詔，納乃效順，詔加檢校工部尚書、平盧軍節度、淄青等州觀察使。無幾，檢校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時希烈圍陳州，納遣兵與諸軍奮擊，大破之，因解圍。加檢校司空，封五百戶。貞元初，升鄆州為大都督府，改授長史。年三十四，薨於位，廢朝三日，贈賻有差。

子師古，累奏至青州刺史。貞元八年，納死，軍中以師古代其位而上請，朝廷因而授之。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、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營田觀察、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。成德軍節度王武俊率師次於德、棣二州，將取蛤　　及三汊城。棣州之鹽池與蛤　　歲出鹽數十萬斛，棣州之隸淄青也，其刺史李長卿以城入硃滔，而蛤　　為納所據，因城而戍之，以專鹽利。其後武俊以敗硃滔功，以德、棣二州隸之，蛤　　猶為納戍。納初於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，謂之三汊，交田緒以通魏博路，而侵掠德州，為武俊患。及納卒，師古繼之。武俊以其年弱初立，舊將多死，心頗易之，乃率眾兵以取蛤　　、三汊為名，其實欲窺納之境。師古令棣州降將趙鎬拒之。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於滴河，會士清營中火起，軍驚，惡之，未進。德宗遣使諭旨，武俊即罷還。師古毀三汊口城，從詔旨。師古雖外奉朝命，而嘗畜侵軼之謀，招集亡命，必厚養之，其得罪於朝而逃詣師古者，因即用之。其有任使於外者，皆留其妻子，或謀歸款於朝，事泄，族其家，眾畏死而不敢異圖。

貞元十年五月，師古服闋，加檢校禮部尚書。十二年正月，檢校尚書右僕射。十一月，師古丁母憂，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。十五年正月，師古、杜佑、李欒妾媵並為國夫人。十六年六月，與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制加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及德宗遺詔下，告哀使未至，義成軍節度使李元素以與師古鄰道，錄遺詔報師古，以示無外。師古遂集將士，引元素

使者謂曰：師古近得邸吏狀，具承聖躬萬福。李元素豈欲反，乃忽偽錄遺詔以寄。師古三代受國恩，位兼將相，見賊不可以不討。」遂杖元素使者，遽出後以討元素為名，冀因國喪以侵州縣。俄聞順宗即位，師古乃罷兵。，後累官至檢校司徒、兼侍中。卒贈太傅。

師道，師古異母弟。其母張忠誌女。師道時知密州事，師古死，其奴不發喪，潛使迎師道於密而奉之。朝命久未至，師道謀於將吏，或欲加兵於四境，其判官高沐固止之。乃請進兩稅，守鹽法，申官員，遣判官崔承寵、孔目官林英相繼奏事。時杜黃裳作相，欲乘其未定也，以計分削之，憲宗以蜀川方擾，不能加兵於師道。元和元年七月，遂命建王審遙領節度，授師道檢校左散騎常侍、兼御史大夫，權知鄆州事，棄淄青節度留後。十月，加檢校工部尚書，兼鄆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平盧軍及淄青節度副大使，知節度事、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、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。自正己至師道，竊有鄆、曹等十二州，六十年矣。懼眾不附己，皆用嚴法制之。大將持兵鎮於外者，皆質其妻子；或謀歸款於朝，事泄，其家無少長皆殺之。以故能劫其眾，父子兄弟相傳焉。五年七月，檢校尚書右僕射。

十年，王師討蔡州，師道使賊燒河陰倉，斷建陵橋。初，師道置留邸於河南府，兵諜雜以往來，吏不敢辨。因吳元濟北犯汝、鄭，郊畿多警，防禦兵盡戍伊闕，師道潛以兵數十百人內其邸，謀焚宮闕而肆殺掠。既烹牛饗眾矣，明日將出，會有小將楊進、李再興者詣留守呂元膺告變，元膺追伊闕兵圍之，半日不敢進攻。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，或有毀其墉而入者。賊眾突出殺人，圍兵奔駭，賊得結伍中衝，內其妻子於囊橐中，以甲冑殿而行，防禦兵不敢追。賊出長夏門，轉掠郊墅，東濟伊水，入嵩山。元膺誡境上兵重購以捕之。數月，有山棚鬻鹿於市，賊遇而奪之，山棚走而征其黨，或引官軍共圍之谷中，盡獲之。窮理得其魁首，乃中嶽寺僧圓靜，年八十余，嘗為史思明將，偉悍過人。初執之，使巨力者奮錘，不能折脛。圓靜罵曰：「鼠子，折人腳猶不能，敢稱健兒乎！」乃自置其足教折之。臨刑，乃曰：「誤我事，不得使洛城流血。」死者凡數十人。留守禦將二人、都亭驛卒五人、甘水驛卒三人，皆潛受其職署，而為之耳目，自始謀及將敗，無知者。初，師道多買田於伊闕、陸渾之間，凡十所處，欲以舍山而衣食之。有訾嘉珍、門察者，潛部分之，以屬圓靜，以師道錢千萬偽理嵩山之佛光寺，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，集二縣山棚人作亂。及窮按之，嘉珍、門察，乃賊武元衡者，元膺具狀以聞。及誅吳元濟，師道恐懼，上表乞聽朝旨，請割三州並遣長子入侍宿衛，詔許之。

師道識暗，政事皆決於群婢。婢有號蒲大姊、袁七娘者，為謀主，乃言曰：「自先司徒以來，有此十二州，奈何一日無苦而割之耶！今境內兵士數十萬人，不獻三州，不過發兵相加，可以力戰，戰不勝，乃議割地，未晚也。」師道從之而止，表言軍情不葉，乃詔諸軍討伐。十年十二月，武寧軍節度使李願遣將王智興擊破師道之眾九千，斬首二千余級，獲牛馬四千，遂至平陰。十一年十一月，加師道司空，仍遣給事中柳公綽往宣慰，且觀所為，欲寬容之。師道苟以遜順為辭，長惡不悛。十三年七月，滄州節度使鄭權破淄青賊於齊州福城縣，斬首五百余級。十月，徐州節度使李愬、兵馬使李祐於兗州魚臺縣破賊三千余人。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率本軍自陽劉渡河，距鄆州九十里下營，再接戰，破賊三萬余眾，生擒三千人，收器械不可勝紀。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於濮陽縣界破賊，收鬥門城、杜莊柵。田弘正復於故東阿縣界破賊五萬。諸軍四合，累下城柵。

師道使劉悟將兵當魏博軍，既敗，數令促戰。師未進，乃使奴召悟計事。悟知其來殺己，乃稱病不出，召將吏謀曰：「魏博兵強，乘勝出戰，必敗吾師，不出則死。今天子所誅，司空一人而已。悟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，何如轉禍為福，殺其來使，以兵趣鄆州，立大功以求富貴。」眾皆曰：「善。」乃迎其使而斬之，遂賚師道追牒，以兵趣鄆州。及夜，至門，示以師道追牒，乃得入。兵士繼進，至球場，因圍其內城，以火攻之，擒師道而斬其首，送於魏博軍，元和十四年二月也。是月，弘正獻於京師，天子命左右軍如受馘儀，先獻於太廟效社，憲宗禦興安門受之，百僚稱賀。

初，東軍諸道行營節度擒逆賊將夏侯澄等共四十七人，詔曰：「附麗兇黨，拒抗王師，國有常刑，悉合誅戮。朕以久居汙俗，皆被脅從，況討伐已來，時日不幾，縱懷轉禍之計，未有效款之由，情似可矜，朕不忍殺。況三軍百姓，孰非吾人，詔令頒行，罪止師道。方欲拯於塗炭，是用活其性命，誠為屈法，庶使知恩。並宜特從釋放，仍令卻遞送至魏博及義成行營，各委節度收管驅使。如父母血屬猶在賊中，或羸老疾病情切歸還者，仍量事優當放去，務備相全貸，何所疑留。」及澄等至行營，賊覘知傳告，叛徒皆感朝恩，由是劉悟得行其謀焉。

師道妻魏氏及小男並配掖庭。堂弟師賢、師智配流春州，侄弘巽配流雷州。詔分其十二州為三節度，俾馬總、薛平、王遂分鎮焉。仍命宰臣崔群撰碑以紀其績。國家自天寶末安祿山首亂兩河，至寶應元年王師平史朝義，其將薛嵩、李懷仙、田承嗣、李寶臣等受偽命分領州郡，朝廷厭兵，因仆固懷恩請，就加官爵。及侯希逸為軍人逐出，正己又據齊、魯之地，既而遞相膠固，聯結姻好，職貢不入，法令不加，率以為常。仍皆署其子為副大使，父死子立，則以三軍之請聞，亦有為大將所殺而自立者。自安、史以後，迄

至於貞元，朝廷多務優容，每聞擅襲，因而授之，以故六十余年，兩河號為反側之俗。憲宗知人善任，削平亂跡，兩河復為王土焉。師道妻魏氏，元和十五年出家為尼。

洧，正己從父兄也。正己用為徐州刺史。正己死，子納犯宋州，洧以其州歸順，加御史大夫，封潮陽郡王，食實封二百戶，充招諭使。初，洧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至京師，令口奏並白宰相：「徐州恐不能獨當賊，若得徐、海、沂三州節度都團練使，即必立功。況海、沂兩州，亦並為賊納所據，非國家州縣。其刺史王涉、馬萬通等，洧並素與之約，若有詔命，冀必成功。」程乍自外到闕，以為宰相一也，乃先以其言白張鎰，鎰言於盧杞。杞怒程不先白己，故洧所請不行，杞妨公害私，皆此類也。及李納遣兵攻徐州，劉洽與諸將擊退之，賊勢未衰，始加洧徐、海、沂都團練觀察使，尋加密州。時海、密州皆為賊所據，不受洧命。旋加洧檢校戶部尚書。未幾，疽發背，稍平，乃大具糜餅，飯僧於市，洧乘平肩輿自臨其場，市人歡呼，洧驚，疽潰於背而卒，贈左僕射。

史臣曰：自安、史亂離，河朔割據，雖外尊朝旨，而內蓄奸謀。薛嵩祖父，國之名將，及身濡足賊廷，既沐國恩，尚存家法，守土奉職，終身一心，果有令人，克全余慶。彰居喪循禮，有士子之風；馭眾權謀，著將軍之業。中外善政，終始令名，成功不居，告老致仕，方之者鮮矣。背逆歸國，治兵牧民，上表推誠，舉賢代己，時稱能善始善終者也。建誌稟遺訓，克全令名，不能終保功業，惜哉！神功忠勇，竟著勛名；希逸荒狂，自失茅土。師道祖父弟兄，盜據青、鄆，得計則潛圖兇逆，失勢則偽奉朝旨，向背任情，數十年矣。或問曰：師古之前，三帥而不滅；師道繼立，數年而亡者，何哉？答曰：納與師古，自運奸謀，躬臨戎事；朝廷任盧杞，以私妨公，致懷光變忠為逆，李納父子，宜其苟延。洎憲宗當朝，裴度為相，君臣道合，中外情通；師道外任諸奴，內聽群婢，軍民攜貳，家族滅亡，不亦宜乎！假息數年，猶為多矣，何所疑焉？

贊曰：田神功勇能立勛，令狐彰死不失節。薛平振家世以顯揚，師道任臧獲則亡滅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